

丑儿子给严嵩结了个大仇人

9

历史传记



苦乡 著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嘉靖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，有人把他排在明太祖朱元璋之后，称他是明代第二位有作为的皇帝，有人却说他是昏君、暴君。严嵩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，后世文人把他描写得一无是处，但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质疑，说他不是奸臣。这是对是非君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严嵩何以成了臭名昭著的奸臣？按徐阶给严嵩罗织的罪行，杀十次头都不为过，为何他仅仅只是被削职回家？严嵩死后半年嘉靖皇帝才知道，随后他就误食丹药而亡，这么巧？

[上期回顾]

嘉靖为给父亲迁陵墓的事情又和张太后闹得不可开交，并且引发京城骚扰。最后又是严嵩出来摆平了。

嘉靖八年冬，朝廷又迎来了一届全国武举大选。陆松的儿子陆炳勇夺武状元，嘉靖皇帝御笔亲批，赏黄马褂一件，令披红挂绿，游街显荣。陆炳的生母范氏在陆炳几岁时就去世了，善良的蒋太后把他留在身边，一直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她听说陆炳夺了武状元，大为高兴，立即召陆炳父子来见。

几个人正说着，报说严嵩求见太后。蒋太后听了，更加高兴，连忙传他进来。原来，严嵩因恭穆献皇帝陵墓的事情一直在安陆府奔忙。这次进京有事向嘉靖皇帝禀报，听说陆炳中了武状元，便急忙向皇宫赶来，既为及时向蒋太后请安，也为及时向陆松父子贺喜。

几人说笑了一阵，蒋太后见陆松父子眉飞色舞，严嵩似有惆怅之色，心里意识到了是什么原因。严嵩对他们母子的恩情太大，她心里一直十分感激，作为回报，她也早就想好了一个主意。趁着这个机会，她对严嵩说：“严卿家，听说令郎已经十几岁了，不知是否已经科举入仕？”

严嵩有个独子，叫严世蕃，是严嵩三十三岁时所生，目前已经十七岁了。严嵩年轻时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。严世蕃却天生一只瞎眼，相貌丑陋。按照明朝的规定，五官不全的人影响统治者的尊严，不能参加科举进入官场。严嵩五十岁了，就严世蕃这么一个儿子，他为严世蕃天生瞎了一只眼睛以后不能进入官场而深感悲哀。这时听了蒋太后的话，就伤感地说：“犬子严世蕃相貌丑陋，不堪在公门中行走。故而未敢科举，一直白身在家。”

蒋太后说：“天下做父母的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啊，难道你就不希望他成为国家的栋梁吗？我欲让令郎到国子监就读，赐进士出身，学成后吏部在京城实职录用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蒋太后的话对严嵩来说，不啻一声惊雷，震得他傻了，这是多么大的

恩惠啊！他猛地跪倒，声泪俱下：“太后的天恩大德，微臣父子三生难报。”蒋太后说：“严卿家请起。论功劳，你和陆将军都有救世之功。你们忠于皇上，皇上焉能负你们！尽快把令郎接到京城就读吧，然后和陆炳一起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为朝廷再立新功。”

严嵩自去年被陆炳秘密接到京城智解了龙凤斗后，便直接到安陆府忙开了恭穆献皇帝陵墓的事情，几往几返，均没有机会回应天府与妻儿团聚。这次得蒋太后特许，到应天府准备将妻儿接到京城。严嵩的妻子欧阳氏，比严嵩小五岁。民间传说，严嵩订的娃娃亲并不是欧阳氏，而是欧阳氏的姐姐。后来欧阳氏的父亲经商致富，而严家一年不如一年，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欧阳氏的父亲便反悔退亲。十三岁的欧阳氏劝说姐姐不要听父亲的话，要做不嫁二夫的烈女，姐姐不听，欧阳氏便要代姐姐嫁严嵩，以保全欧阳家的义名。欧阳父大怒，认为此举是在丢他的脸，要处死欧阳氏。欧阳母以命护女，最后欧阳氏被逐出家门，由一个族伯抚养，成年后才嫁给严嵩为妻。

欧阳氏非常贤惠，孝敬公婆，相夫教子。欧阳氏与严嵩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，两个女儿已经出嫁，只有儿子严世蕃还在身边。严嵩把情况一说，夫妻俩都极感蒋太后的恩情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第三天就匆匆向京城赶来。蒋太后亲自赐宴为严嵩全家接风，兴王府一班故人作陪。这样的恩宠和殊荣，不仅让严嵩感到十分荣耀，还为他以后在朝廷中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严嵩的独眼儿子严世蕃从国子监结业了。严世蕃，号东楼，不但天生一只瞎眼，还短颈粗腰罗圈腿，一个地地道道的丑货。就他这副模样，从国子监里一结业就当了一名尚宝司。尚宝司是个什么官呢，说直接点就是

皇帝的秘书。尚宝司一般有五至六名，除了轮值外，还各有分工。比如有的是皇帝贴身的尚宝司，负责整理各种奏折，根据皇帝的意思起草圣旨等。这样的尚宝司大臣们一般是不敢得罪的，因为他能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，必要时还能在文书中做点手脚，须知有时候一个字就能要人的命啊！有的尚宝司只负责整理皇帝办公室的环境卫生，皇帝下班后倒一下茶换一下水等。这样的尚宝司没谁怕他，因为说白了，他就是一个清洁工。

严世蕃五官不全，但天生聪明过人。尚宝司无大小，有七品的尚宝司，也有二品的尚宝司。严世蕃从一个打扫清洁卫生的七品尚宝司干起，十几年的时间里，一直干到了太常寺卿，仍执尚宝司事。也就是说他的官当到了二品太常寺卿，但皇帝仍舍不得让他离开自己，还留他在自己的身边当秘书。严世蕃不但负责整理大臣们上表的各种奏折，帮助嘉靖皇帝起草圣旨，还帮嘉靖皇帝代管着玉玺，其受嘉靖皇帝的宠信程度达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。他了解嘉靖皇帝的各种嗜好，善于揣测嘉靖皇帝的心意，并对对症下药，投其所好。

却说严世蕃从国子监结业出来，在蒋太后的关照下弄了个七品尚宝司的官，虽然干的是一些清清打扫的差事，但毕竟是朝廷命官了。明朝并不禁止官员嫖娼，除了少数达到了一定级别的大臣为了顾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，自我克制不嫖外，那些小官员们吃喝嫖赌是蔚然成风。严世蕃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官家少爷，加上是独子，又五官不全，父母疼爱加同情，对他的呵护就不用说了。这时他自己成了朝廷命官，有了薪俸，用钱不用找母亲欧阳氏要了，一天不到妓院去泡心里就不舒服。

一天，严世蕃来到一家妓院，找

一个老相好。但老鸨说这个老相好和另一位贵客在一起，不方便接待。而这个贵客是谁呢？正是夏言家的大管家夏海。夏言是谁？夏言（1482—1548年），字公谨，贵溪人，正德十二年进士。在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四月，击败张璉登上了次辅的位置。当时首辅是李时，河北任丘人。此公看出夏言不是善良之辈，为混几年弄个正部级的待遇退休，便对什么事都装聋作哑，一切由夏言说了算。

夏海见严世蕃相貌丑陋，就侮辱了他一番。严世蕃打娘胎里生出来就没受过这样的侮辱，两人就发生了冲突，最后因为夏海人多，把严世蕃打了个半死。严世蕃狎妓遭殴，既不敢回到家里跟母亲欧阳氏说，又无处可以鸣冤，只能忍在心里。这事七说八传，最后被陆炳知道了。在陆炳心里，当年父亲陆松和严嵩几个人抱成一团，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保着嘉靖皇帝到京城抢帝位。严嵩就是他父亲的生死之交，加上严嵩对陆炳本人也特别亲热，因而他对严氏父子就怀有特殊的感情。这时听说严世蕃被夏言的管家夏海打了，心里就特别气愤。于是又找人替严世蕃出了这口恶气，把夏海打了一顿。

夏海被陆炳打了，夏言自然不敢找陆炳的茬，加上锦衣卫直接归嘉靖皇帝管，他鞭长莫及，为一个奴才跟一个锦衣卫都指挥过不去也不值得。不过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陆炳是为严世蕃出头的，这笔账他就记到了严氏父子的头上。另外，夏言还敏感地意识到，自己未来的政敌必将是兴王府的一班旧臣。陆松、骆安是粗人，他们专横跋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但也并没有危及自己相位的能力。那么兴王府一班人能够跟自己匹敌的就只有严嵩一人了。严世蕃集结陆炳当街痛打夏海，是不是在向自己预示着什么呢？

葬礼上，池澄把旬旬的前夫气走了

6

都市情感



辛夷坞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赵旬旬想要的婚姻，是一座围城，哪怕没有激情，却有她最渴望的安稳。但她没想到，自从遇到池澄，曾一心一意皈依的人间烟火不过是泡影，幻城摇摇欲坠。带着爱与恨归来，池澄绞尽脑汁地算计，让赵旬旬失去了所有的退路，只是因为，那条唯一的退路，就在他的怀中。他是带给她毁灭的风浪，也是她无法抗拒的青春狂澜。当失去了最后一滴水，沙漠里的浮城，是否也能成为最终的归宿？

[上期回顾]

池澄拉赵旬旬去捉奸，捉谢凭宁和邵佳荃的奸，但等待赵旬旬的却是自己被谢凭宁和邵佳荃捉了奸，一切似乎都是为捉旬旬设的圈套，就等着她往里钻。

回过头来，旬旬才发现自己号称谨慎，实则把许多显而易见的细节都忽略了。池澄是怎么认识邵佳荃的？他才从国外回来半年不到，以他的个性，怎么就能进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？还有他口口声声说三年来始终忘不了邵佳荃的笑，可从他们俩认识那天开始计算，也没有三年。

推开她曾经的家门，幽暗静谧的空间中，只有从睡梦中惊醒的老猫跳起来迎接她。她松懈下绷紧的肩背，疲惫地拖着脚步往房间走，经过沙发时，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。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旬旬一惊之下几近石化，机械地扭转身体，这才发现了半陷在沙发里的谢凭宁。“旬旬，你先坐一下行吗？”谢凭宁的声音里没有愤怒，只有倦怠。旬旬听命坐到了沙发的另一端。两人面对面，她双手不由自主地端着放在膝盖上，忽然觉得这一幕好像是聆讯听审。

“我等了你一个晚上，差点儿以为你不会回来了。”谢凭宁苦笑道。旬旬几乎立即吐出那三个字，“对不起。”“不，我现在想听到的不是这个。”谢凭宁心烦意乱地揉了揉自己的头发，“旬旬，你实话告诉我，我们三年的婚姻是不是很失败？”旬旬沉默着。

“我以为我们是很正常的一对夫妻，天底下的夫妻不都是这样吗？你是个好女人，我从没有想过你会在心里恨我。”“我没有恨你。”旬旬声音微弱如蚊子哼哼。

“那你和池澄是什么？一时兴起？一见钟情？”谢凭宁自感荒唐地笑了。他双手交握在膝前，停顿许久，继续说道：“是，我对你隐瞒了我和佳荃过去的事，每个人都有过去，我也没有追问过你婚前的过往。我和佳荃过去的确在一起过。我很爱她，但我没办法给她一个承诺。她

走的时候哭得很伤心，那时，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，相亲就相亲，结婚就结婚。你嫁给我三年，也就是这三年里我才发现，这世上没了谁，生活都会继续下去。我庆幸我找了个好妻子，哪怕你对我的感情也不过尔尔，但和你在一起，也许白头到老会更容易些。人生几十年不就是那么回事！后来佳荃回来了，我是很乱，控制不住地想去见她，想尽办法多陪她几秒也好，但我很清楚我和她不可能回到从前，我不想拆散她和池澄，更没有想过离开你。”

旬旬小声道：“那我要感谢你，你对我太好了。”“你不必讽刺我，我是不地道，但我再卑微也没有想过背着我的妻子跟另外的女人胡搞在一起。哪怕我和佳荃后来有过单独相处，可我敢用人格担保，我从来没有半点越轨！你呢，旬旬，你做了什么？”

“你是想说，出轨的是我而不是你对吧？”“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和池澄到底有没有……有没有……”他是个传统男人，一句话尝试了几遍，都没有办法把关键的部分付诸于口。旬旬说：“凭宁，对你而言，我和他有发展到最后那一步真的有区别吗？还有，你不想离婚，但心里想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这和身体的出轨到底又有什么区别？”

谢凭宁愣了愣，并没有立即回答她。他反复搓着自己的手，仿佛在做着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。“我没有把昨天的事告诉任何人，佳荃也会守口如瓶，她昨天晚上已经搭乘最后一班飞机回了上海，估计她不会再想回来了。我们别再相互推托责任，只要你……只要你肯道歉，并且答应我不再和池澄有任何瓜葛，我们前事不计，好好过日子。”

旬旬讶然地抬头看着她的丈夫，似乎有些不能相信这番话是出自谢凭宁的嘴。旬旬哆嗦着，用细碎但足

以让彼此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说：“不，凭宁，我不为这件事道歉，你也用不着原谅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”她知道或许做了个错误的决定。至少现在，这是她唯一的决定。她的城已崩塌殆尽，连幻象都烟消云散，哪怕她是个惯于说服自己的人，也不能再住在那里了。

赵旬旬和谢凭宁的离婚手续办理得波澜不惊，一如他们结婚时那样。因为旬旬落了话柄，谢凭宁在这场离婚官司中占尽了先机，但他到底没有把事情做绝。他将婚后两人合资购买的那套小房子给了旬旬，其余家庭财产从此一概与她无关。

离婚后，旬旬暂时住在娘家，还不到一个礼拜，艳丽姐对“灰头土脸”被退货回来的旬旬已是怨声载道。医院里那台昂贵的仪器神奇地频频出现在曾教授的病房，艳丽姐嘴角这才浮现了一丝心满意足的笑。

不过，这些都不值得一提。接受特效药治疗将满一个疗程后，曾教授忽然在某个早晨悠悠转醒。只可惜这样的喜悦并未能持续太久，下午一点左右，转醒不到半天的曾教授心电图出现异常波动，很快又陷入昏迷，这一闭眼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
曾教授的后事办得隆重而体面。追悼会上，学院领导都到齐了，他前妻生的一儿一女也从外地回来。艳丽姐哭得太投入，扶着灵桌身体就软了下来，旬旬正待上前，却发现艳丽姐已找到新的支柱。一个穿黑衣的年轻人搀扶着她，她也毫不客气地靠在对方身上失声痛哭。那一幕如此自然，没人存疑，不知道的都为那是逝者的亲属。旬旬在自己大腿上死命拧了一把，居然是疼的。艳丽姐和黑衣年轻人分开来她都认识，但凑到一个画面里她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黑衣年轻人就是池澄。

有人从后面轻拍她的肩膀，旬旬

转身，没想到却是谢凭宁。谢凭宁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你最近过得怎样？家里出了这样的大事，我看你气色不太好。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尽管说。”“没有什么，谢谢了。”“你……还和他在一起？”谢凭宁想问，又有几分难以启齿。

“没有！”旬旬下意识地回答，“我和他是不可能的。”谢凭宁有些困惑，“你离婚只是单纯地想要离开我？”“不是的，凭宁。我觉得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我是个得过且过的人，你不一样，你心里有值得你在意的人。既然分开了，谁是谁非我也不想再提，希望你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。”

“我准备到外地学习一段时间，去上海。”谢凭宁说出这句话后显得轻松了许多。旬旬低头笑笑，“这样也好。”“旬旬，我也希望你过得好好，你是个好……”“她当然好。”池澄背着手站在旬旬身边，笑吟吟地对谢凭宁说，“多谢你挂念，不过既然婚都离了，好不好也跟你没关系了。”

这时，之前慰问过艳丽姐的某个领导或同事也走到他们身旁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到离他最近的池澄手里。“这是系里老同事们的一点心意，麻烦交到你岳母手里，让她保重，不要哭坏了身体。”谢凭宁换上“原来如此”的冷笑，“我还怕你过得不好，看来是多虑了。”

旬旬面红耳赤，反手推了池澄一把。“你对别人胡说些什么了？”池澄又好气又好笑，“他自己那样以为，又关我什么事？你别好的坏的都怨我。”“不怨你怨谁？谁让你来的？给我滚远点儿。”旬旬气急，也顾不上说得难听。殊不知谢凭宁惯了她温良娴雅的样子，如今看她池澄面前撒气抱怨，活生生就像小两口在打情骂俏。他觉得有些失落，想想自己也挺失败的，不愿再多说，对旬旬道：“我先走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